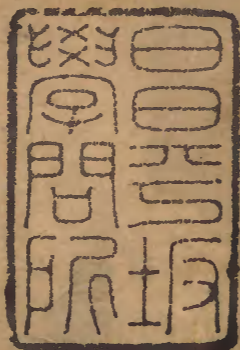


志  
筌  
書  
七  
八



漢書門			
九	三	四	八
一	七	〇	八
五	二	〇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三	四	八
五	二	〇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48	
冊數	5 ( 4 )		
函號	299	9	



蘇軾書卷之七

宋潘祖暉撰

黃中

智慮外通所見者在彼故知人者智黃中中通所觀者自性

故自知者明所見者在彼體亦從而與之旁行所觀者自性

體亦從而居於正位謂之黃者土之真精含萬物而化光者

也精神大全內外景備於火為君而光之本是為地道之光

故其色黃麗乎外則為黃離以變乾為離來自外而外照歸

其明復為黃中以地道之光根於中而內照黃中內照自見

而非見彼無所蔽而洞徹無礙是謂清明在躬以之察理則

淺草文庫

後學祝昌泰較刊

觸類而長六通四闢萬理盡解而無所不通中既明徹不疑所行故神德行之所詣是以真體常居正位故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與太易融而爲一矣神歸藏者也正位居體身斯藏焉如龍蛇之蟄矣故正位居體則體妙偏位居體則體變正位自乾坤未成列天地未定位而所謂神帝者已居焉涉千變萬化而正位則一定而不易者也是中宮之虛位真君真宰之所歸宿而爲妙體妙用者也必於坤六五明之者本冲氣之精於精神爲大全中正之至者也推此故五行之土五色之黃五聲之宮五味之甘凡此類所以各尊於其類者由真君之正位以類而旁通故也黃中通理以達其本

聖人之所以造上達也正位居體所以歸其宗聖人所以未始吾宗也雖然非偏不足以成正非變不足以體常然則正位其定居偏位其旁行知正之爲常而有歸知偏之爲應而能反則出入無不可而均爲無妄矣偏位隨所變而有不可既也私見取焉所取之物得以入而役我則體亦變矣是不得主乃爲物役而以妄爲常也蠢蠢者舉皆累此非真一之不迷復者也然則偏位乃旁行之次可經而不可處經焉以酬酢萬變而成正位無爲之功惟其可經而不可處此常久之象所以取諸雷風以成立不易方之正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水陷於坎火麗于離山上澤聚皆有定體惟雷震之疾

風行之迅經物而不留定體則休息於無方之方聖人所以於立不易方取象雷風而謂之常焉夫大方無隅神帝之舍長子同德不遷偏位以其一也雷風皆動則有止止則有鼓舞之神功無麗着之實體雷爲長子與其合德者也長子傳正幹蠱而克家其運如此斯爲妙用所過者化故能旁行而不流所存者神故與妙體而爲一以會於神明之舍矣夫神明之舍專毓神明不容留物物其所治非治我者豈容其入而留於神明之舍哉物所以得而入者蓋有以招之也由不自見而見彼乃有取焉惟見彼則我留彼所不自見則彼留我室室之虛則無所不燭物旣留則無所不昧虛則專毓神

明實則專填事物事物爲主則我反爲役向之至貴者已杳隔而區區者化爲奴隸而罔覺可勝惜哉非特常人如此雖甚聰明者亦有此患不自立正位而爲大丈夫乃甘與物役熱焦火而寒凝冰爲孰使之殊不悟其見彼而彼得以入神明不毓而明者已昧夫歸其明以熄見而爲黃中之學問不用則茅塞其心神明豈來舍哉故入道在熄見熄見則不見彼不見彼則自見故利用出入皆鑑知豈取物而反以物易已爲其所役哉孟子所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以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也正位神明之舍至聖之大寶是謂皇極尊以御物莫不賓服是以服不能易

夫是之謂大丈夫豈倒置失位而不得主罔於或使乃反不  
悟而以客氣爲剛勇哉

虛中

聖人之學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足以顯道故黃中通理而  
無所不通是以物格而知止理窮而性盡所謂正位居體者  
無一物不可以見焉如龜之負圖則坎一離九震三兌七乾  
六巽四坤二艮八其數皆相合而成十獨虛中宮之五爲妙  
體以起妙用藏一而用八卦焉故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著應  
天地之數而止於其用四十有九乃虛五以位真君虛一以  
當真宰其數之備見於洛書出數之五與一居中虛之位而

以大方體之爲天下同歸之所反本者於是乎休息歛萬爲  
一不見有餘體混而已散一爲萬不見不足體分而已誠以  
虛而無際故無所不包亦無所不貸及其用也皆居中者不  
用而寓諸庸乃判於一而致用此其所以獨神也著龜洛書  
之數皆天五冲氣居中而真一用之以與神遇至於手之捉  
足之行口之言形之動凡此皆於用處有中以默契乎神而  
其機適相會也形著于解牛承蜩之類凡技之精者率皆用  
此况知道者乎爲百姓者特日用而不知耳真一之用皆用  
地道之光離明固以此寓之於目自目視之餘凡所以默辨  
而動契其機者無非內景之清明者從而致用此中宮之虛

明所以爲至而天子之光所以在于皇極也冲氣在中故土居中宮而戊己屬土坤以類行位亦在五行故坤屬土其位在未爲中央故其季辰戌丑未皆屬土其真精則位中宮之虛位以命萬物故無一物不虛是焉如兩端則虛中四端則虛信其數一二三四而成十則虛五其時春夏秋冬而成歲則虛中央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中宮虛位名義未立起出形數真君真宰於此乎運造化者也自兩儀之序言之則此當三自四象之序言之則此當五蓋太極含三大衍餘五皆爲冲氣也天地設位于上下而冲和之氣居中而爲人故人實擅此是以三謂之參五謂之伍三則以人參之故

爲參伍則以人伍之故爲伍天地之性人爲貴宜其擅此所以能變化成萬物也虛所以用物故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以至若動若植若顯若幽莫不虛中宮之位以無爲而虛一以致用也虛不可以測度故正位居體所以爲藏密謂復本也正位居體則其體與太虛等故其利用出入皆不外乎太虛之室而未嘗有我否則麗於有方眉睫之際彼我分矣

正旁

學易之要正位居體而已唯正位居體者爲能旁行不流故真一日應萬變而未嘗離乎中虛之位也然正位無定位之

可指自有皇極之會歸而言之則宜指曰正位旁行亦無旁  
之可別自有理事之束役而言之則宜指曰旁行正位一而  
已至聖之大寶也利其正而求歸焉則偏矣偏則有方是以  
宜覺君子惟悟其偏而反焉知反足矣自然止其所是謂成  
位無事察察然省其爲正也正與偏俱不可廢也特以正爲  
常則舉皆常矣夫物有所蘊發而見乎外則爲甚美之華人  
有所蘊發而見夫外則爲甚美之行唐棣之華物之有所蘊  
發而見乎外者人之美行猶是也然正以平故止偏以側故  
行既偏矣雖美必知反焉斯不失歸藏之密者室則藏密之  
所也是謂正位學易者首當明辨正位而又審其已居正位

之時於此保合太和養之而已修爲人事不萌於其間明而  
不能至者有矣未有不明而能至者也明已而又至焉止乎  
其所不知矣始能契無體之易無方之神至無體無方矣合  
內外窮高厚皆一體又奚正旁之可名出入之可跡哉然則  
神無方而易無體爲已至者言之也正位旁行爲方至者言  
之也此學易之要宜深論此

位尊

易無體彰之者乾坤也所以爲易之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則不  
疑所行乃詣夫成位觀天地設位乾坤成列則易行其中矣

易簡稱賢人非賢於人也不居其聖耳成位乎其中是乃正  
位居體者也真君無爲常不用而寓諸庸故必退託乎虛位  
未嘗先人者也是以其德則稱賢而不稱聖其卦則處坤而  
不處乾於服則言裳而不言衣於數則居六而不居九然成  
位乎其中則立天下之正位茲所以爲皇極也尊莫加焉人  
以其尊之至而聖道之極致也固有歎其不可階而升至公  
孫丑則謂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道雖若此而位則居  
中天下同歸德則簡易一以該萬易所以無等而至平有足  
者皆可至特不可階而升徒困于等級耳倘未觀易簡之若  
此則起歎羨之心乃至超出事物之表以求之于是循階歷

級而進焉然以不見道而賢者過之故終莫能與之俱也故  
有亞聖之大賢而又有上賢次賢又其次則等級不可以悉  
數而謂之某賢於某若干既有等差易斯變矣皆慕高美之  
過也於是易者變而爲難簡者變而爲煩此大道所以不明  
而聖傳所以不屬也遂使後學乃謂宜若登天猶不可及况  
易簡之甚邪聖人絕類離倫一何簡易之若此是使入聖之  
路所以卒至於湮沒皆不明之過由照非黃中之患也然則  
高者特高而已非尊也蓋高者等級之崇而尊者乃自然之  
成位非人力之可能也高者以等級多而位衆故不尊而自  
然之成位則一而已無爲而生萬物至一而總羣動茲所以



忘筆書 卷七  
獨尊焉尊無二上故也此真土之精中蘊君火具內外之景而無生滅者也生生之易如斯而已過是則位雖高終不與此愈用力而愈遠矣學者安可不深明易簡之理得易簡之理則高美之道舉積此矣知學者而不知明辨正非善學也

一家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聖時之盛也論者每以車書混同無異區爲天下一家億兆欣戴無異俗爲中國一人是知聖治之成效而不見聖人之能事所以致是者雖復詠歎其功美無補於求治也聖人非有他術特洞照本宗知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夫塗殊於所由不殊于所歸同歸則宗一室

吾見天下本一家也慮百於所思不百于無思無思則均一體吾見中國本一人也衆人徇私而自蔽見有用則彼已不通不見不用而會歸則一每每自徇則雖父子猶有爲豺狼兄弟猶有爲參商况他舍外人乎聖人深探本源灼見要歸用雖以一已爲我不用則萬物皆我故一日克己復禮而用已藏則歸一本矣本正而未隨則天下歸仁得所同也所同在此是萬體一體而聖人以天下身受天下訓故均以一體待之休戚一焉是謂踐形由是樂民之樂而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其憂樂不以一已而以一體視天下此天下所以一家中國所以一人也蓋無體者總衆體不形者

統萬形無體之體不形之形是乃真君之妙體唯聖人見象而與之爲一此方擅其大全彼既裂其一偏於是訓皇極而作父母主至一以總羣生推之於天下所以爲真主而其成効如此也

爻象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則象者無體之體是爲正位之妙體居天伍之位任八卦之中焉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是天五之尊位寓於真一之妙用故爻爲重五以明其爲時中也故其時其位皆天五虛中之妙體託之於妙用此其所以前知而獨神也其在人則凡作用處莫非天五托之于妙用其所用處

皆有中焉以爲儀則而默與神遇然其機密庸所以百姓日用而不知非特人也如器之有四營者沒于水則其中獨不濡爨火而大沸其臍獨不熱木剝其中以容萬斛而獨能浮金窳其中雖體至重而不能溺凡以虛中之位出乎形數者用焉故其神如此况人居三極之中擅冲氣之大全盡人道而與天地參復其中之成位乎夫易所以至神者由爻象皆五而五爲君位焉故曰易者中也象不言五以其因而重之爻在其中而爻爲重五則象居五之正位而爲妙體則其爲五可知矣大體無物不出于易凡有貌像者若隱若顯皆于此稟受天地雖大未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體所以物物

皆是苟爲既達則物物皆足以明道此聖人明道所以由著龜也

君火

八卦皆重而成如震但言洊雷坎但言洊至雷與水無二體特繼續不絕耳惟離獨言明兩作離以火有二體妙體不用而襲明坤之所以稱黃中也變體致用而外照離之所以爲繼明也故六氣有君火相火焉君火當坤之正位是爲少陰居真土之宮爲冲氣而爲氣之母以孕至精至神其內外之景而未用以無爲而寄位于辰辰土氣之所聚也君火爲之正真土爲之位融而爲一而光之所自起坤所以含萬物而

化光而土所以爲萬物元居于中虛未立名義之所非有實位之可指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君火不用而寓諸庸相火致用而性有所麗以有所麗故其卦稱離離者麗也以出而有體則必有所麗矣有麗乃成其體而有麗之性非正則窮於爲薪故重明則不可不麗於正是以在人有道心有人心道心甚夷常居本位易之正也人心已偏常繁一曲易之變也無思無爲其藏至密非智慮可及於名義未立之所惟歸其明斯合爲一明歸而中自朗徹則見之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則固矣知止乎其所不知斯復爲一矣以偏故變於偏而覺乃克知反惟精惟一斯復成位乎其中則麗於正昔君

文武重光奠麗所以相傳有在于是

自然

冲氣常含和生生而不自生故能長生孕真火而不麗着用其光復歸其明故能常明此皆有自然之成位其由此而蚩者亦自然而復不俟人有以處之正體居自然之成位融而爲一其常生也真土爲可名其常明也真火爲可名要之常生者常明常明者常生是以黃中通理爲常明矣正位居體爲常生矣二者必相須也而真一妙用出于妙體不卽不離其致用也亦自然藏用略不容人事一涉人事反爲藏用之疵是本無思而加苦思本無爲而加修爲本寂然不動而每

蹈乎動之機易道變矣於是無麗著者變而爲麗着無生滅者變而爲生滅是皆未喻不習之道故不知中庸不可能而反贅以人事之過也學易者無他惟當見正位之體而已正體與太虛等所謂易也直寓六骸象耳目而已至於寓事而變象呈於圓鑑之中而出示於容色之間乃麗乎今之身今之身乃變體之所示也未用之前自與太虛等以喜怒哀樂未發而在中者未嘗動也直苦不自覺耳以認誤變體爲正體此其所以迷復也大體聖經皆有要旨如詩之思無邪禮之無不敬皆可斷以一言而易爲天人之書無不該貫尤當識其要若論黃中通理正位易體則易道幾無餘蘊見正位

之體卽是大象所謂天下身也同歸而宗一體矣此自古以固存者存存而不忘足矣無生滅者也生生之易有在乎是皆自然也一涉人事適起生滅之端可不審哉

知至知終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此名義未立至理具而未形之虛位故不可以知識然至非不可知也至於至之則非知之所能至也終非不可知也至於終之則非知之所能終也知至之而又能至之聖人神德行之所詣也知終之而又能終之聖人顯道之極致也神德之所詣不可知也默而成之耳惟默而成之則亦默諭乎動之微矣故曰可

與幾顯道之極致不可知也默而識之耳惟默而識之則亦默諭乎義之府矣故曰可與存義也唯知止乎其所不知則二者兼進理事俱盡心性亦盡而無餘蘊矣至此則體同太虛心還太極何哀樂能入哉飲人以和正容而物悟矣夫何言哉

不習

麗乎形者終于壞而大象爲無形隨乎數者終于盡而天五爲出數惟出乎形數此所以居名義未立之先非智之所能知非思之所能至若是豈修爲之功所能逮哉故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不習無不利者地道光也光旣內融正位居體宜

熄人事而貴不習此而習之適起疵病故習之於無事之先是迷而失道若已適偏不可不反惟後順者乃爲得王而有常道之至要悉總于坤人法地者其在茲乎若夫地法天者天成象地成形坤至靜天行健故也天法道者道常無爲天則無爲爲之者也道法自然者人迹泯矣從來若是而已矣此一事也自有次第而備言之則如此人道盡則畢備矣入道以法乎地者爲始至道以法乎自然者爲終耳大體坤作成物不先造事若先造事亦違坤德

一貫

冲五未見之氣爲氣之母孕精神之大全以縕天下之至變

由是而變則判爲陰陽生爲水火皆分爲二惟精神常合爲一故精神之運未嘗相離以有用不用之異以強名之神從精則藏精入神則應從精而藏于數爲一而二實存焉入神而應于數爲二而一實寓焉其應其藏未嘗不貫乎三異名同實常不貳也藏用致用之頃而精神之理具矣精神爲水火之性水火爲精神之物謂之精神則一而不離謂之水火則判而不合判則兆於一故一爲形變之始一生二二生三則離而爲萬物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則析而爲萬理然貫者居一二之間而與之參者也陰陽分而冲氣在其間爲真一之全體貫三爲一不離冲氣其體常混據會要則離爲

萬物析爲萬理者皆此總之天地之數備于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成之行之者於著見之著備天地之數所虛者五與一出乎數而虛之所以致其實用幹造化於無形者也真君無爲寓其庸於真宰顧其成效皆真一妙用之功而四十九數麗於有乃真一用之於虛不知所以然而然其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昭示爲萬象成形爲萬物其多不可既而以其多者號而讀之每謂之萬者莫非精一之體擅其全而此常貫三圍乎此者各得其偏也一麗乎體於是認而有之役於殊途不見大方乃自徇殊面不復反本是其不免于轉徙也聖人達本每據會要

以觀方來不離環中以應無窮通於一而萬事畢乃以一而知萬也夫子之道在于一以貫之者如此然真一出于真君而宰其事者其義則取諸長子要之合之則同離之則異蓋真一之用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時所謂真君者寂然而未嘗動也此其名所以不得不異若夫非合非離惟一貫者盡之聖人深於此故常蒙以養正乃戒於雜則多多則擾所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忘筌書卷之七終





而晉是日之運乎其上也日月星辰環衛乎地於其中是其正位所以爲極尊焉茲謂成位乎其中而坤自定位而言之則亦居中蓋土爲萬物元所以君同類西南坤之定位也故得朋而以類行帝出乎震震起也居東方木之位爲長子以先諸卦至巽則木成而生火故繼以離火生土而坤繼焉土生金於是繼以兌與乾皆金也金生水而繼以坎則五行畢矣艮則成終成始而獨立非以類行者故坤在西南本位則得朋東北艮位則喪朋西南則統類而居中東北則相合而成剝剝則剝之剝之爲無咎所以剝去五陰之類者也爲喪朋焉喪朋於一時之事雖不利至獲果得輿則終有慶矣

大正

明則虛虛則無所不包故能有至大背則止止則無所不畜故能止至健大者乾之體健者乾之德有至大止至健非小者之所能惟先天地生而至大不麗形數者爲可以與於此故於大有曰大中大畜曰大正如坤黃中正位乃大中大正也而不稱大蓋黃則尊莫加焉以其獨尊而大則不言而論矣真君退託而位乎坤故避此也今此稱大蓋猶大象大樸之類明其在未有象樸之先既有則麗於一方率皆小矣以其肖之所以似之而非也楊墨之行非邪也以其有取乎正則不足以得正孟子所以欲息其邪說子莫所執非偏也以

其有取乎中則不足以得中孟子所以又惡其賊道蓋以不  
居正位於道皆邪不歸皇極於道皆倒如是者久假不歸以  
自表襮人莫燭其非有歆羨而效之陷天下後世流於小成  
終不曉正位而歸焉其爲邪而賊道所害豈不大哉苟出於  
大正矣雖若舜執其兩端固無不可也苟出於大中矣雖若  
禹之偏枯亦無不可也正位既在所安居則旁行亦何所害  
哉正位既終以迷復則取正又安可得哉舜禹無取而自得  
是上德也所謂苟得乎道則無自而不可楊墨子莫有取而  
得彼是下德也所謂失焉則無自而可正出於中而正位神  
帝之居在天地未判之初中爲太極在乾坤成列之始人能

正位居體斯復其初而大中大正兼得之矣

文德

大小畜皆畜乾乾天也天爲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者天  
在山中是於有中則見其大風行天上是於空中則見其小  
大畜則畜之者小受畜者大小畜則畜之者大受畜者小聖  
教莫先於文行而前言往行之與文德未可以差殊觀也大  
畜言多識前言往行則爲大自有中而言之也所畜如此則  
已大矣小畜言君子以懿文德則爲小自空中而言之也所  
畜如此猶爲小焉蓋文以該衆理衆理錯綜於天地之間故  
唯文爲能經緯天地是理義猶囿於兩儀之間也空無盡而

文有既受畜者止於如此所以猶爲小焉蓋天地雖大猶未能無窮者也聖學終於知終終之可與存義義存則無義而理亦窮矣理窮則非理之所能該義存則非義之所能與而性與心俱盡以大而畜小彼囿於兩儀者既小而文所不能貫矣聖學至此忘言忘知其體始與太虛等夫是之謂終然則懿文德在天地之間則大出六合之外則小彼察察然矜智慮於理義之間豈聖學之至哉聖人知終而又能終之以至存義則非特天地之間能事畢矣而六合之外亦無餘蘊是則其有知也則亦六合之內而已其無知也則六合之內外兼盡矣

師

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夫師無他以其於道爲是是以非我而當然則師者師其是而已矣以爲是而謹守之所以肖之而小天地肖易則已小人肖天地則又小如珠之肖月則又小是不能用其師而爲師之所用乃墮於形數之內所以上達者用其師而不用於其師孟子願學孔子故未得爲孔子徒以私淑諸人孔子當仁不避於師所以賢於堯舜師徒能使人向已而尙離不能使人自向而尙良既向則忘反我繫乎師而師常留吾之胸次彼此易位則何以能中行獨復是則獨有之學超乎象帝之先非肖其師而墮乎形數之

內者可至也孔子學易莊子之徒師雕刻衆形者是皆師造化也至索其隱役造化而不役於造化則亦何常師之有役造化之道則當先歷試於能移我者而因以觀其機焉機既洞然不匿厥旨然後能役造化如金也天地清氣之所生其所自來本清氣也至取師則不師清氣而師於火以火能克我而勝之動爲所移而鑠也若經百鍊而火自銷金不亡是真金也其剛可以役造化矣剝極而碩果出是剝者聖人之師也夫嗜慾爲憊性命之尤者是必有至機焉蹈其機而不悟者乃所以致憊省其機而無隱者皆所以致養能使憊性命之情者乃若貫魚而在宮又承寵焉而無不利則能憊人

之機已廢矣非碩果之至一不可泯者豈能與於此碩果混然而成所以別異於常果常果俟種植栽培乃成碩果則獨成於天矣剝極無我遂見也然則孔子之學在磨不磷涅不緇非遠於磨且涅也何則磨涅乃吾師磨涅而尙磷緇則可乘是而觀其機至不磷緇則是至一不貳而後能獨運造化矣然則有繫者皆蹈磷緇之機見熄則無取無取則無繫斯不若匏瓜之有繫而有區區之小已則孰爲磷緇哉剖造化之機者如斯而已如是乃能用易而不爲易之所用此聖人用其師之道也貫魚論爻之五陰蓋聲色臭味之品各五而宮人之品亦五皆嗜慾之能憊性命之情者如是者皆薦天

地之和以養吾性命之情而常和斯爲碩果之効非用造化者未可以與於此碩果復能生乾豈非性命之至大者哉

咸感

人之大患在於有身故艮爲人道其爻則兼明乎一身咸以艮爲主又以申明乎妙體而爲窮神之道艮向爲身身背爲艮艮旣背矣無可言者唯身泯而神得安定休息藏乎正位故謂之止夫屈信往來則有可蹤跡自利用安身以上則進乎是是未感之先也其曰過此以往謂進乎是者也其要在未之或知未之或知神斯窮焉合於無矣是其所以爲艮爲咸也艮之要在不見其人咸之要在不見可說故艮之者在

艮其背咸之旨 在咸其脢謂不見也 皆所以深明乎見之熄 夫達道之士 唯務自觀不務見彼 以其務自觀是以順而止 之所以觀象 以其不務見彼 是以不逆詐不億不信 夫逆詐 億不信之人 其心唯見其人而已 不知自省 由我之不平 惟 平則復正位 斯爲天地之心 是以至先覺不平則動 皆等差 之見是人心而已 其何能覺哉 不逆詐不億不信 則不信者 吾亦信之 而在我者 平平則正 正則覺 此其所以稱先覺也 惟其如是 故智愚賢不肖 並觀所以至中庸 不見其人 所以 不獲其身 不逆詐不億不信 所以稱先覺 其旨一也 機在見 之熄耳 夫見熄則不見 彼不見 彼則自見 卦曰 憧憧往來 朋

從爾思此見彼不自見之患也而象以爲未光大蓋光則大  
暗則小方其天下同歸歸而一致則正位居體矣惟不自見  
所以不悟故昧不見泰山而細乃察秋毫營營徇物而汨於  
殊塗之百慮動則又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達者視之不得不  
大警而救其溺也是則黃中通理者正位居體而橫目見光  
者自徇外面此不貳者所以擅其全而貳者所以裂其偏觀  
體之小大貴賤則其人不可度矣聖人旣安於同歸一致矣  
由是而思思亦無思由是而爲爲亦無爲常蹈大方不麗一  
曲則併二而不貳其爲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茲所以  
同乎造物則是正位居體者超形越數而自徇外面者出生

入死自見之與見彼其相遠也如此重光之際可不謹哉聖  
人窮神知化而爲德之盛者無以尙此乃自憧憧往來朋從  
爾思發之雖觸類而通要之不善者亦吾師也知見一也均  
爲人心見熄則知亦熄矣故良之背咸之晦皆知見熄之象  
也及其向也其說也則知見起矣知見之起皆由兩端之偏  
重而有去取者也然則兩端有去取是害道之尤者夫子叩  
兩端而竭焉乃在於無知欲深論此安得不熄知見哉易道  
至此忘言忘知窈然藏密而獨棲息乎本位本體如其初矣  
至是則神窮神窮則合於無而萬有不能累矣夫合於無者  
神之息也合於有者神之應也旣息矣莫知其所雖陰陽不

能測以無方也無方之方是謂大方大方體之與太虛等神  
猶火也藏於木石是成性存存也今指木石曰此火也有在  
則自焚矣豈所謂成性而火果安在哉火性無乎在亦無乎  
不在此之謂正位特在其中而已及鑽之而烟飛擊之而光  
發則又隨所感而應焉本無乎在亦無乎不在特隨感而應  
故謂之咸咸周徧之名也私身則泯矣是其體與太虛等也  
神窮則不可測矣唯以類感則以類應故彰往察來而微顯  
闡幽以化出萬有爲可知焉是真一之妙用出而有應則可  
知也神窮則不可測所可知者化也以一知萬而萬有本一  
體也一在木下爲本是歸根復命而合於無也一在木上爲

末是分枝布葉而散爲萬也合而歸於無散而麗於有共此  
一耳深明乎一之體斯不貳而窮神知化矣變化者神之所  
爲知神之所爲至矣學而至此既能冥之以未之或知又能  
照之以無所不知斯爲德之盛而莫加焉後之不明乎妙體  
之本合於無矣不可知也而乃竊竊然知之殊不悟既知則  
已在變體而貳矣反有私已之爲患是非善觀其復也惡其  
爲患而思屏去之譬如宿火於灰自以爲藏於密矣不知出  
則燎原以人者藏之非正位之自藏者也窮神斯論真君之  
妙體與真一混知化斯論真一之妙用由真君出真一妙用  
感而遂通千變萬化不可致詰所可知者類感則以類應是

忘筌書 卷八  
至理極於象類感應而已茲下經所以首咸也

大小畜

物之相縕固無定體天地至大也然亦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者易在未有形氣之先已縕乾坤於其中迨既有太極而生兩儀乾坤成列乃縕太易於其中則物之相縕豈有定體哉固有小而縕大亦有大而縕小而其卦小畜大畜所以皆畜乾也艮為山以止靜為德止靜則內明剝所以順止而觀象也止而觀則靜中乃見其至大者今有為渾天者必有一天昭著於方寸間於是其象已呈然後微顯於中闡幽於外而成渾儀焉是天在山中也大象之含萬象順其類感以

彰往察來微顯闡幽而化出萬有均是一理非有天人之異見而為象形而為器物莫不然天在山中特舉其大者而小者可知也各有儀則無微而不然山敦實靜重而善藏者也自山而言天則知天在山中所畜者大故為大畜是有中之最巨者若夫風則神之在天者固無實體而以無有入於無間由無實體而觀是知風行天上所畜者小故為小畜是空中之細物也然則大小豈有定體也相形則見之耳天在山中大畜惟能止而觀象者見之風行天上小畜惟即空而觀有者見之

神德行



聖學之要在顯道神德行夫良爲門闕神所自以出入者也  
向則爲出出則由震之大塗然當慮於有身而萬緒俱起背  
則爲入入則復坤之正位故不獲其身而一物皆無神合於  
無則安定休息而莫測其所藏向而未嘗不肯應而未嘗不  
寂唯神德行者能之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神德行則  
默而成之於向背之頃耳夫何言哉良所以思不出其位是  
謂復也見天地之心矣天地之心以爲心太虛之體以爲體  
生生之易如斯而已學易而不務神德行乃獨以知識察其  
理是妄意也非灼見也雖或偶中猶是見彼况不中哉雖已  
灼見方是顯道猶待神德行始得所歸况循文索理而已徒

勞而無補是以易書之傳於世也久矣孔孟已往道浸不顯  
知識至此而愈迷猶擿埴索塗冥行而已安能燭所歸止其  
所而有所詣顯道有要卽正位而歸其明則向之變而爲黃  
離者今已莫麗而復歸乎黃中以是而觀焉是謂黃中通理  
涵養旣久方寸朗澈及其通也觸類而長則隨所觸而通至  
於天地無餘機前聖無餘蘊又奚事智慮搜索揣摩以辨認  
哉聖學在神德行必先顯道如燭之照不疑所行然後有所  
至此所以正位居體而正位居體所以由黃中通理也然則  
成王之初羣臣進戒以學有緝熙于光明則曰示我顯德行  
而易則曰神德行何哉蓋自用其光復歸其明言之則宜曰

顯德行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言之則宜曰神德行而其實一也以用也歸也不越俛仰之頃耳與日月合其明相推而生焉是謂緝熙于光明而其所以緝熙而無頃刻之間者乃在於神德行蓋用其光復歸其明之頃可謂疾且速故曰神德行

筌蹄

造化以至機役萬物墮其機者出生入死轉徙於無窮其機甚神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有至神者乘其機而還以照其隱又還以其機役造化而不役於造化故我常無為而坐觀天地之勞功造者不得不造而化者不得不化也達者露

其端世人宗其說其在中國者曰孔子曰孟子此外又有老子莊子其自西域而來者又有釋氏其在六合之內蓋不知其幾國莫不各有先覺以立其極其為師蓋不知其有幾其在中國顯顯而可知者如此其晦而不顯者又不知其有幾如韓文公書毛十八翁先知若神而其學則既不由孔聖道亦不由釋老教其自通悟有如此者非特人也靈龜負圖曲盡天人之蹟而又千年五聚問無不知當其聚也必有傑然者為之師如此者又不知其有幾非特動物之有知者如著產於地其德則圓而神其數則有大衍非有聲音之相接特以神氣之所感如此者又不知其有幾動植皆爾況於百姓



與能者乎聖人以天下身受天下訓以爲有師則此類皆吾師也是以孔子之學三人行必有我師而前聖之學凡在天之有文者皆可觀地之有理者皆可察而又及於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地變化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効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之於師無所不取者如此蓋無適而非造化之機也而莊子之書又謂吾師乎螯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所以師造化也師之者正欲觀其機觀其機至無餘蘊然後能役造化至此則昔之所學皆筌蹄耳有師者皆墮其數內雖肖之而細非所以超形越數唯至於無知未之或知而

知已泯良其背咸其勝而見已熄則歸於無極至此則凡流於言語可以傳授者皆筌蹄耳如此則用其師而不用於其師獨往獨來而獨有則雖先聖之言亦假以修身耳昔人以先達者立其名傳其義遂使後世循其名失其旨黨同伐異紛紛不已嗚呼遠哉上達之道其旨在於得魚兔而不在於守筌蹄凡屬名實而有說者悉爲筌蹄苟爲可以得魚兔矣何筌蹄而不可用苟爲旣已得魚兔矣何筌蹄而復當守顧所得之大象其中之所蘊至矣至盛德大業觸類而通日新而無窮用之不知何時而竭也如此者是真能用其師而獨有矣夫唯師不能易則超乎形數之外可以運造化矣

無大過

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至學易始與天地並故消息盈虛動以天行嘗即天之行而觀之春秋陰陽之適中無過者也自是以往陽浸長而至於酷暑陰浸長而至於沍寒亭毒更用豈得當若春秋陰陽之適中而無小過哉聖人以中庸為本以時中為用以其道參其時而折衷焉始與事情適稱方折衷之時抑揚損益豈無小過也嘗謂聖人有小過無大過賢人有大過無小過賢人趨高而捐下取長而捨短能為人所不能天下之美皆在己惡有小過也然道之不明自賢者始道苟明則小過庸何傷道不明則害及當時禍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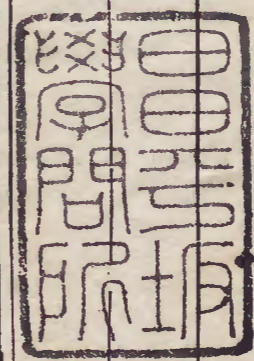
後世陷後世之人背正理適迷途其所感召則天反時地反物妖孽生禍亂作每每不可救者其原皆自賢者恃私見暗大理之所致也自處於過人之地以所長表襮於世使天下學士大夫歆豔而影從之跂仰而不知反芸人之田以至思出其位背本迷復曠正位而不居入邪途而罔覺行雖美如唐棣之華偏必知反始得所歸儻不知反適為中庸之罪人雖有大聖復生猶未易救其失其為過豈不大哉聖人道中庸居正位以先覺覺後覺矣由是以應至變損益以適時之宜其有小過非聖人之過也是自然之理尚消息盈虛而以天行當如是也學易者唯在志平而一視焉非為賢不肖智

愚而有取捨用能不滯兩端常復正位而道中庸得王有常  
斯入聖人之域易之正位其與中庸異名而同實道中庸則  
舉無妄作豈有大過學者期無大過足矣奚取賢者之無小  
過而等楊墨之流貽禍於天下後世哉人與天相應人心復  
正位則天心復正位否則緣類所感從人而變故天之方難  
天之方虐皆由人也聖人宅心正位而天地之心正故皇極  
之敷言而帝訓之然則由聖學以適正者可有毫釐之差哉  
夫聖之與庸性本無異同歸則一百慮自殊故所以異者特  
在迷悟耳本未得序之謂悟本未舛逆之謂迷得序者復本  
以應未舛逆者逐末而背本鯨之極也以不昇洪範九疇彝

倫攸斁而禹之興也以天錫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所謂攸敘  
者初自五行以生五事而五事則由思睿以至作聖既睿乃  
可燭至機故自無偏黨而歸有極既歸有極則可自皇極而  
用三德皇極以正位居體由皇極而用三德則體用一如本  
未有序無相奪倫是謂攸敘此其所以爲神禹也進此道者  
唯在明悟不在知識明則自見悟則非夢故悟者每休息於  
非夢之域以爲常卽是皇極而以道爲循斯須非夢之域無  
方無體儻不自見則認有方有體者以爲常則客反爲主本  
未舛逆所以迷也知識所以見彼纖悉開析宜若有得隱然  
盡備而不堪實用特人心聖說耳循文索理亦困於此而學

者但當知堯舜與人同則知智愚賢否舉相似不足以相遠  
 齊其二者乃入中庸若但論堯桀之是非則生取捨於是畔  
 援歆羨之心起雖日誦堯言行堯行固不失為賢者然是堯  
 而已矣終肖之而小以流於小成而道之所以隱也蓋堯之  
 心雖後聖復起不能易堯之行適當時之宜而不膠失其心  
 而羨其跡非堯之所以為堯然則允執厥中自孔子發之真  
 得堯舜之心而盡祖述之懿得其本則末亦不廢特由其序  
 故不流於末所以悟耳

忘筌書卷之八終



天保三

